

夏天走在树下,像走在一场大雨中。每一滴“雨”都是砸下来的力度,每一滴“雨”,都萌自一只雄性的知了。它们像歇斯底里的演奏家,其鸣肌每秒能伸缩一万次左右,制造出声音的浪潮,劈头盖脸倾覆下来。走在这样的声浪里,有时连打电话都听不清,我想到造物主多么奇妙,如此“吵闹”的小身体,本身其实是“哑巴”,一点不会发声。

11岁那年父母带我和表弟去山东玩。经曲阜到泰安,爬完泰山又去了青岛。所见风景一多半都忘记了,但记得当地人吃知了。

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山东,道路上机动车不多,还有马车和驴车同行,记得沿路的食肆小摊上,小贩们叫卖煎饼和大葱,也叫卖刚出锅的“知了猴”。虽然盘内之物已烹饪,是炸过后酥黄的颜

色,但那长锥形样子和一节一节的腹部,总叫我联想到蟑螂——于是上海夏夜的溽热,厨房潮湿处的阴暗感,以及亮灯后这些黑色小触角快速躲闪的画面,和它们被打死后甲壳的反光,隔着700多公里攫住我的心,让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将眼前的昆虫视为食物。

表弟那时7岁,百无禁忌,正是淘气的年纪,更要显示勇气。我俩虽然怂恿我爸买了一大袋“油炸知了猴”,但我一个也没碰,表弟一个人都吃完。我不想吃,又忍不住好奇,于是一路上总在问他:“好吃吗?什么味道?感觉如何?咸的甜的?”他刻意摆谱,不肯轻易回答。一边吃,一边故意微微张着嘴,发出嘎嘣脆的咀嚼声响,然后大声啜

知了的滋味

沈轶伦

了当年父母带我们出游时的年纪。闲时聚会,找饭店点菜,好几次我们说到小时候那次去山东的旅行,说起油炸知了的滋味。“其实你怕什么呢?”表弟说,“那味道和油炸虾一样的呀。不过是油脂加蛋白质的味道。”

也不是怕。只是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抵触。以及不断为这种抵触寻找理由的心理。使我始终不能尝试走出安全区一步。

那知了呢?知了有恐惧吗?有情绪吗?会抵触什么或者为什么飞蛾扑火吗?和能随意捕捉到它们的聪明的人类相比,知了算有脑子吗?但它居然天然懂得趋利避害——蝉的幼虫,可以花上

巴着嘴,露出回味无穷的表情。

时间过得很快。似乎转瞬之间,我们就到了当年父母带我们出游时的年纪。闲时聚会,找饭店点菜,好几次我们说到小时候那次去山东的旅行,说起油炸知了的滋味。“其实你怕什么呢?”表弟说,“那味道和油炸虾一样的呀。不过是油脂加蛋白质的味道。”

也不是怕。只是一种对未知事物的抵触。以及不断为这种抵触寻找理由的心理。使我始终不能尝试走出安全区一步。

那知了呢?知了有恐惧吗?有情绪吗?会抵触什么或者为什么飞蛾扑火吗?和能随意捕捉到它们的聪明的人类相比,知了算有脑子吗?但它居然天然懂得趋利避害——蝉的幼虫,可以花上

几年甚至十几年待在土里,等待着人类绝对感受不到的某种召唤。一夜之间,成千上万的知了幼虫会破土而出,争分夺秒地上树、蜕去外壳、抓紧鸣叫、抓紧求偶、抓紧产卵,然后又又在土中的黑暗中长久地蛰伏。

而这个神秘的等待时长,又总是质数,比如十七年蝉和十三年蝉,这样它们出生时,就可以避开天敌和其他蝉。这又是谁教会它们的呢?如果视其为一群天然懂得质数的演奏家,谁又敢轻易去油炸吃了这些生命呢?

知了的滋味,在于所有的生物,不论智慧根基的高低深浅,还原到本质,就是蛋白质,就是一杯尘土。风吹过城市街道的树荫,知了的声浪也随之上下浮动,像一场暴雨的间隙,像在有限的时间里,总要去把握住那些把握不住的东西的徒劳努力。

有种旅游不用出门,朋友圈旅游。不同于旅游博主的大众化直播,朋友圈的旅游个性化十足:一位友人在欧洲古堡再披婚纱,好甜;一个孩子在北滑滑板,好酷;还有古寺配咖啡,充满碰撞感……这些与众不同的体验加上发自内心的感悟,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和心境。

再披婚纱的友人让我看到了现代女性的幸福力。我本以为她是亲子游,直到看到她发了草坪婚礼照,才明白是结婚之旅。看着她甜甜的笑,我想她一定又一次嫁给了爱情。她的婚礼,看着比巨星杨紫琼的更激励人心,普通人也完全可以再度拥有爱情和婚姻。很多人恐婚是因为恐离,尤其是女性,生怕带着孩子离婚就没了未来,而那些越活越精彩的女性无疑给周围人树立了好的范例。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,人们看待婚姻的态度自然发生了转变,不再执着于一辈子有且仅有一段婚姻。现代人能直面婚姻的脆弱,在婚姻里不再妥协将就、委屈自己,不那么在意周围人的眼光,也具有再出发的勇气和能力。朋友的结婚之旅让我看到,真实地面对自己、面对婚姻,反而能拥有更好的婚姻体验。

各类学生夏令营让我看到了很多家长正在逃离教育内卷。首先是体育夏令营占据了朋友圈的主要板块:滑板、帆船、冲浪等。很多孩子远赴海外参加培训、比赛或考证,这些夏令营既培养了孩子的独立能力,又培养了孩子的体育精神。然后是“研学营”的大火,有个朋友戏称,不就是儿童旅行团,加上“研学”二字就能多收钱。但我发现一些精心设计、基于项目的营是达到了“研学”的目标。比如名校研学不限于只在学校里走一圈、打个卡,有学校的教师团队基于项目授课、学生们组队完成项目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。如今家长们在教育消费上更为理性,倾向于选择时间更长、主题性更强的夏令营,购买合适的旅游产品给教育赋能。

也有些朋友让我看到了另类的旅程。她在朋友圈发了段长长的感悟,说这次的游历给了她一种全新的体验,寺是名寺却无生意味,请香5元、斋饭2元;带团的导游不戴扩音器,介绍时轻声细语,有着“恐惊天上人”的敬畏之心。这里没有哇啦哇啦的高声喧哗,世界突然就安静了。寺庙旁的咖啡店成了网红,因为这里提供带“禅”字拉花的咖啡。我问她好喝不,她回复说太甜了。

朋友圈记录了旅途中最让行者心有所感的时刻,纵然是点滴也能在观者的心湖投下涟漪,让后者身未动、心已远,由彼及此,不亦乐乎哉。

边看边聊

书香白玉兰
(篆刻) 嘉山雅士

两分!我兴奋地端上一杯,递过去。老头戴上草帽,用脖子上的毛巾擦擦汗:太贵了,一大杯茶水才一分钱。红糖七毛,白糖七毛八,咸盐七分,汽水两分,这是规定好的,又不是我定的价。不是你定的价,水是你烧的,糖精、香料是你放的吧?放多放少不是你的手?我从未思考过这问题,只是模拟大人的手势。也许我挑少了配料?是味道不对?老人歪着头扫我一眼,我快乐的心情减去了三分。走来个女孩,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,年龄和我相仿。女孩将一枚两分硬币放桌上,熟练地揭开玻璃盖,端起玻璃杯,边喝汽水边对着外面的梧桐树说:其实,这不是汽水,这里面根本没有碳酸气。

其力、对社会有益的公民。我试着改变育儿方式策略,学着尊重孩子的兴趣和选择,学会平等友好协商。遇到失败,我会给她分析引导,让她知道失败的原因,也让她学会承担失败的后果。一段时间后,我发现,原本紧张的父女关系缓和了,信任、默契和舒心重新回到了我们父女脸上。她的成绩,也进一步趋于稳定了。

在孩子的成长路上,望子成龙,望女成凤,只能是为父母的美好愿景。与其不切实际、自欺欺人,倒不如理智地面对现实,适度降低心理期望值,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庸。

养

育

幽隐园在城中的墨池坊。雷雨过后,植物低垂,雨水从树上砸下来,啪嗒,啪嗒,声音空旷而明亮。小径湿漉漉的,蜿蜒入亭台,楼阁,还有松树下,梅树边,假山旁。在园子的任何一处,似乎都会迎面遇上幽隐园的主人冒广生。

这位江苏如皋冒氏家族的名士,是冒氏第二十子孙,与冒襄同于农历三月十五日生日,以冒襄“后身”自许,取字鹤亭,以表仰慕冒襄修亭与鹤同栖的高风逸行,也表明自己的书香渊源。那年冒鹤亭参加江南乡试,中举人,当时副主考是瑞安的黄绍第,爱才而选婿。第二年春,24岁的冒鹤亭来瑞安,与黄绍第的女儿黄曾葵订婚。这个春风得意的春天,冒鹤亭与玉海楼的孙诒让相识,开始了长期的同学往来。好姻缘,是血脉的缔结,也是人文情怀的深种。

1913年,也在春天,冒鹤亭来到温州,任瓯海关监督。这位江苏园林熏陶出来的名士,见关署东侧有明永嘉场王叔杲的玉介园故址,于是出私款开始营造幽隐园。“余来永嘉,移书省吏,以为瓯海关治文书之所,既稍葺其堂奥,乃营是园,吾将隐焉。”一个“隐”字,包含着冒鹤亭对温州的情感,话中也有终于在温州可以有所作为的兴味。

且看冒鹤亭如何治园——“入园门凡百步,夹道植海棠、芙蓉,有王谢祠五楹,以祀前郡守王右军、谢康乐。由祠东行折北,为庖斋,斋上有阁,曰诗雅阁;东南诸山若接几席,余葺《永嘉诗传》处也……杂诗松柏,间以寒梅,经冬不凋,曰苍苍径。循径稍东,为流花桥,桥左为水香榭……”再折而西,为永嘉诗人祠,祠旁五楹,高墙厚牖,颇为壮观,系祀唐宋以来诸郡人之能诗者……”冒鹤亭以幽隐园为寄托,搜集整理温州地方文献,成立“幽隐园社”,吟咏酬唱,辑为《幽隐园社集》等等。幽隐园一时名士云集。那些雨打风吹去的历史风流,在幽隐园中汇聚成



一方气象,传承于后世。汪如渊当时客寓幽隐园,绘有《幽隐园读书图》《永嘉诗人祠堂图》《幽隐园花木册》等,其描绘的梅、松、梧桐、芙蓉、菊花、海棠、

白玉瓠小记

大朵

柳树、兰花、牡丹、桃花、桂花、竹子,亦如幽隐园中的名士,风华灼灼。啸牧在《幽隐园读书图》题下:“幽隐园中鸿雪留,搜罗文献萃名流。读书宜作千秋想,分得名山一席不。”幽隐园的风雅,此中可见一斑了。

冒鹤亭迎养母亲来温,效仿北宋温州通判赵夙修建“戏彩堂”孝养其亲的做法,在幽隐园西首建“后戏彩堂”,聘请戏班演出以娱亲。冒鹤亭也是个戏迷,搜集当地戏曲文献资料,撰写出版《戏言》,认为:“戏学出温州,吾尝举以与南宋永嘉学术,称为二霸者也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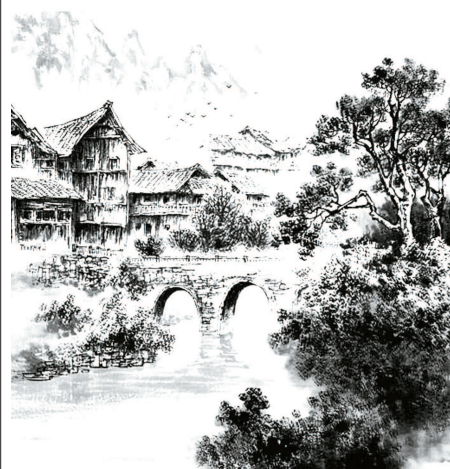
“自古官长如灵运,能使江山似永嘉。”苏轼此言,对于深研永嘉学的冒鹤亭是领会于心的。冒鹤亭营造园林,是仰慕风雅,结交文士,更是怀揣一份传承永嘉文脉的情怀。幽隐园,这座文学艺术的园林,从地上延伸到纸上,延伸到温州以外,延伸到今日,已然穿越了时空的界限。

冒鹤亭甚至以“幽隐”为别号,是有在温州终老之心的。可惜,还是被调离温州。1917年离开温州之际,他写下:“如此江山忍拂衣,筑园幽隐素心违。”遗憾

啊,有很多事情还未尽呢。人间憾事何其多?正如冒鹤亭在《幽隐园碑记》最后写道:“天下之事,由成住而坏空易,由坏空而成住难。当吾之世而园获成,园之幸,亦吾之幸也……茫茫代谢,古人来者,是所望于后之君子矣!”幽隐园何尝不是一座不系之舟,势必会遭遇风吹雨打的。

幽隐园的西首是墨池,传是王羲之洗笔砚处。墨池与幽隐园,在时间的长河里轮回着。想着,人与人,以及人与地域之间缘分的深淡,全在于人为事。鹤亭先生与温州的缘分在时间里流长,也是如此吧。

转身出园,只听蝉声不歇。虞世南诗曰:“垂绥饮清露,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蝉也有鹤亭之风啊。想着,温邑有重瓣的大叶梔子花,唤作“白玉瓠”,花开如碗,叶青花白,素心优雅。折一枝寄去,不知幽隐喜欢否?



展演,赢得了满堂喝彩。那一刻,我相信,女儿将来一定会很出色。随着女儿的渐渐长大,我慢慢发现,她的成长渐渐偏离了期望的轨道,不仅没有将幼时体现出的早慧发扬光大,而且还慢慢养成了一些陋习。面对这些,我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。为此,我开始尝试不同的教育方式。我想到了言传身教、以身作则地引导女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。我甚至也动用过简单粗暴的方式,用棍棒教育让她惧怕,被动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。事后证明,这些方法,不仅效果不好,还经常惹得父女关系紧张。一时

间,懊恼、失望、沮丧萦绕着我。直到看了北大教授丁延庆谈女儿学习的媒体报道后,我心态才逐渐平复过来。与广大家长一样,丁教授也尝试过多种教育方法,也曾做过咆哮的河东狮。后来,他开始接受孩子的平庸,并持续优化教育方式方法,不再单一强调孩子的学习负担,不再额外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,他支持孩子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。孩子的成绩回升了,笑容灿烂了,父女关系也和谐融洽了。我也开始说服自己,降低心理期望值。女儿本就是平凡人,健康快乐就行,我希望她能做一个自食

数学作业本上的字母和符号是高低不平的,夏日午后,连苍蝇都睡着了,父亲还让我写数学作业。我的两眼闭起来的时候比睁开的时候多,脑袋也不堪重负,不时磕到桌角上。其实,什么追及问题、行程问题、鸡兔同笼,我早就会了。用方程和算术都能解。父亲说,那你自学《九章算术》吧。可我根本读不懂题。那就继续写作业。父亲一般不会跟我多讲道理,于是我继续做磕头虫。

父亲是供销社营业员。他有时在花纱柜组,有时在百货柜组,一直没在糖酒柜组待过。糖酒柜组正对着供销社大门,各色饼干糖果白糖红糖给屋子带来了甜美的气味。我在父亲柜台里的桌上写作业。正午没有什么

卖汽水的夏日下午

冯渊

梧桐叶的影子落在干净的小桌上,透明的玻璃,颜色鲜艳的汽水,一个内心欢呼着的小男孩。我不时跑到后院井里打水,维系眼前一小块天地里的阴凉。我有点害羞,像在舞台中央,来往顾客的眼光像聚光灯一样照着我和。其实,我灰头土脸坐在大门口的小板凳上,根本没人注意。刚才因得像掉到了一大片黏稠的海里。现在,神清气爽,每个毛孔都是张开着。一个戴草帽的老头走进来,他走过汽水摊脱下草帽扇风,露出花白的头发茬,问,几分钱一杯?

贵州即景(写生)

王文明